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一百五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十八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也舉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知建平縣為越王等宮大小學教授召對除王府記室徽宗即位除寶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為中書舍人脩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目録各

為之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同也今史臣脩正史謂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時紹聖黨與尚在朝用事人懷異議以沮新政徽宗一日與勔論擇相之難且曰朕欲相范純仁韓忠彥如何勔曰陛下得人矣忠彥入相紹聖黨與以次斥去惟蔡京結宦寺為助徽宗未有逐京意命勔與京校正五朝寶訓勔耻與京同職力辭因奏曰京姦惡也唐德宗用盧杞致建中之亂陛下不可

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為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載在史策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

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章
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害已也相與協力擠之乃
僞為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
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真
謂浩為有罪者徽宗即位添監袁州酒稅尋召還復為
右正言遷司諫改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歷吏部兵部
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改杭越二州崇寧元年
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

謂非后出詆誣之臣其可逃罪鄒浩可重黜責以稱朕顯揚前人之意於是責浩衡州别駕永州安置後半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移漢陽軍大觀元年復直龍圖閣自草表還親側凡六年而卒年五十二自號道鄉有文集三十卷浩初除諫官入白其母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曰兒能報國我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方孟后廢而立劉后也時有曾誕者甞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其略曰客問鄒

浩可謂有道之士乎哉主人告客曰浩安得為知道雖然余於此時而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皇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余三移書於浩使之力請復后浩皆不答使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其時得罪必不至貽老母憂也

踰宿入雄州敵師至城下而還貫奏誅不從節制責豪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徽宗亦詔貫班師會耶律淳死蕭太后立朝廷復詔貫毋歸及收復燕京肆赦以誅初議不戰獨不赦還後數月蕭幹出盧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人情恟恟有謀棄燕者徽宗於是思詵言召還復正奉大夫宣州觀察使

卒年六十七贈安化軍承宣使

東都事略卷一百四

東都事略卷一百五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十八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也舉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知建平縣為越王等宮大小學敎授召對除王府記室徽宗即位除寶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為中書舍人脩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目録各

為之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同也今史臣脩正史謂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録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時紹聖黨與尚在朝用事人懷異議以沮新政徽宗一日與勣論擇相之難且曰朕欲相范純仁韓忠彦如何勣曰陛下得人矣忠彦入相紹聖黨與以次斥去惟蔡京結宦寺為助徽宗未有逐京意命勣與京校正五朝寳訓勣恥與京同職力辭因奏曰京姦惡也唐德宗用盧杞致建中之亂陛下不可

不察會諫官陳瓘任伯雨等論京罪京始去除給事中
為翰林學士上疏言六事一曰時要二曰任賢三曰求
諫四曰選用五曰破朋黨六曰明功罪以指陳當時之
弊時議者謂熙豐法行之歲久當稍脩補其弊以便民
曾布初以為然已而乃言熙豐萬世之法不可改力陳
紹述之説徽宗以問勳勳曰陛下之意得非欲兩存乎
徽宗曰然勳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
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龔湟州

何如勣曰棄不毛之地以省歲用億萬計誠便也勣因曰願陛下自今無惑小人之言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徽宗以為然以母喪免服除以蔡京不恱提舉靈仙觀入元祐黨籍久之知江寧府太平州召問徽宗問曰卿久于外下民疾苦宜以告朕勣曰事固未易勝言惟茶鹽法為最苦茶鹽取息太深故私販者十百為羣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而為盜則可憂舊法官榷鹽州縣常有三年之積賈人沿邊

入中糧草鈔法流行今許通京則州縣無積鈔法遂壞又綱運般米無欠折以搬鹽酬之今無般鹽則米綱亦壞徽宗曰為國用不足故也勔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徽宗稱善欲留勔勔不可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始勔與何執中俱為王府記室勔獨挺挺守正執中有愧焉不至大用天下惜之

陳師錫字伯脩建陽人也舉進士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知臨安縣召為監察御史會詔進士習律師錫言方今以經術造士不當以刑名之學亂之出知淮陽軍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建言銓法用舉者遷陞而監司刺史歲有定額今請託者類多益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為限約均所不及以廣人才將領有苛慘失士心者因大閱羣卒讙譟將吏相視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按閱如初推為首者致之法劾其將削籍人皆歎服而

密院以事不先啓罷知解州入為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即位召為殿中侍御史與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聽遂求罷出知滑州罷為提點靈仙觀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涇州南嶽廟會有妄言宮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郴州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也舉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漣水丞知廣德縣為宗正寺主簿擢監察御史殿中

侍御史公弼言敕令删定官寺監丞簿皆執政近臣子弟未有資考不習政事願盡罷之以通寒儁之路大觀初除右正言遷左司諫太史局保章正朱汝楫冒請綃覺既論汝楫而有司失察者皆以中貴得不坐公弼謂矯稱詔旨恐前後詐冒非一汝楫而已由是經由僉書者並置其罪遷侍御史時大名有強寇吏不以聞公弼劾監司欺隱之罪又論蘇杭造作局上供之盛差舩役夫騷擾之弊除太常少卿起居郎遷御史中丞蔡京以

公弼不附已也忌之奏曰國朝未有由左史除中司者徽宗曰公弼豈不為御史乎於是京引公弼族弟娶其妻之姝欲以親嫌罷之徽宗曰外戚踈親何用避也公弼首論人臣黨同伐異捨大公之道執一偏之見此弊不除臣恐分曹列敵重相眄伺隱若仇讎非朝廷之福其務在交私不安分守輕朝廷罔公上者臣為執法當為陛下擊之與諫議大夫張克公交疏論蔡京罪惡以為京擅作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輕爵禄以

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皆出誕謾務夸大以興事肆為騷擾援引小人以為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舩漕運華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己營私之計名為祝聖壽而脩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乃至法名退送門號朝京致妖俁之告變而繆為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眞欲輔之以妖術張子成竊議其姦惡駭動遠邇聞

者寒心此皆足以皷惑天下而為害之大者也今星文再見昭示其意非天警悟陛下則人力何能為哉臣願陛下順民心以奉天體天道以用刑暴白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為人臣之戒京罷相以三師就第公弼論列不已京遂致仕公弼亦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移襄州改述古殿直學士京再相戶部侍郎陳彥文言公弼奏襄州牙校轉般損壞官物破蕩家業為詆毀先烈京恐徽宗知公弼姓名止云襄州官吏乞

竄責遂為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未幾以皇太子赦提舉崇道觀卒年五十五公弼始名公輔後賜今名云
張克公字介仲耆之曾孫也舉進士大觀初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右諫議大夫因星變與石公弼交疏蔡京罪惡京遂致仕政和初為兵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張商英十罪商英罷相二年為吏部尚書兼侍講卒贈資政殿學士克公敢言事無所回避旣論罷蔡京京復相克公屢求去而徽宗不許京忌之復不

得進為尚書者凡七年

黃裭光字元暉歙州黟縣人也少孤刻志於學崇寧初以朝廷遣使航海撫諭高麗使副辟之以行補官調齊州司理參軍近臣薦其材召為太學博士遷校書郎又遷監察御史左司諫言事切直俄為符寶郎擢侍御史會歸遼人李良嗣撰北夷録平夷書規進用命以祕書丞裭光上疏論五不可大略謂良嗣以凶黠忿鷙之資犯遼人不原之罪亡命沙漠免死而已妄作平夷等書

萬一語泄致生嫌疑爲患不細祕書省圖書之府以良嗣爲之有累國體時三省密院吏員猥雜祿光言非元豐舊制令奉入則越從班品秩則幾執政輕蔑名器蠹耗國用無敢誰何吏强官弱未有如此徽宗嘉納之於是非元豐法所載一切罷去省太農太府之費月計數萬又言承平日久人心易侈比年朝廷每有施設率以稱職加轉乞凡酬奬減年之類並依格令又言中外不知遵守成憲任情曲法一有奏請率引例破條或直行

陳乞遂其所欲則恩歸私室否則怨歸公上翫習既久
人無忌憚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也
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也而其分不可亢苟致
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
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徽宗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
崇寧後增置兼局廩給無度祿光屢論其弊徽宗命蔡
京裁定京專恣乃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朝論
果沸祿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至十六員

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無一二可以裁定上副明天子之意邪他日因入對徽宗以旱乾為念蓀光退而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而憂勤祗慄檢身致治無所不至而不能感召和氣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臣嘗仰觀天意俯察人言旁攷古今君臣相與之際求其所以致陰陽之變者然後喟然歎曰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柔順欽承之意者能

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樸以先天下師臣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陛下隨宜損益追崇先烈京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兼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罷知立山縣未幾即昭州安置宣和中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主管太平觀知處州進直祕閣卒年五十八蓀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

會文切理不為横議所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之時議推重云

崔鶠字德符頴州陽翟人也舉進士為鳳州司户參軍筠州推官徽宗以日食下詔求直言鶠上書以為陛下有忠不能明有邪不能去此陛下之闕失也臣竊怪陛下左右之臣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故宰相司馬光陛下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光

歷事四朝以忠信直諒聞於華夏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是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如惇者狙詐險賊臣不能盡知特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翫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其實而號之以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夫日者陽也為君為君子食之

者陰也爲臣爲小人日有食之臣侵君小人勝君子也弭災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綱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欝民心則天意解矣徽宗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蔡京得政條列元符上書人分正分邪各有三等取同已者爲正異已者爲邪鷗入邪等停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以病免歸始居汝州之郟城閉門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末通判寧化軍朝廷悟其賢召爲

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徙右正言即上章乞斬
蔡京以謝天下為萬世亂臣賊子之戒諫議大夫馮澥
上章言事醜論其失曰澥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
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去異已之人
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
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策
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
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

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又曰崇觀以來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自蔡京用事以軍伍之法馭士人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於斯時也博士先生其敢誚王氏之學乎澥之欺罔於是可見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隱矣累章極論一時翕然推重會以疾求致仕乃以直龍圖

閣提舉崇福宫未及拜而卒鷗有古學為文雄深作詩
清峭學者稱之

東都事略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一百六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孫漬

東都事略卷一百六　宋　王稱　撰

列傳八十九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也為人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極智巧便佞舉進士調相州司理參軍宰相何執中薦之除祕書郎進符寶郎遷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寖失徽宗意徽宗召蔡京於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揣知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

德其助已也擢為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郎至是不兩歳俄兼侍讀入翰林為學士鄭居中與京不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為叛已甚怒徙為戸部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為黼罪已而班直禁衛賚賜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詣庫揭牓期以某月某日皆相顧散去京計不行還為翰林學士黼本名甫徽宗更為黼進承旨丁父憂閲五月起為宣和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賜第在昭德坊旁即許將宅黼倚中人強奪之

子弟出怨言白晝逐之使去聞者為之不平復為翰林學士承旨政和八年除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為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既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為奏罷方田汰堂吏毀辟雍及醫算學減横行遥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戸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為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有美色因過

外舍黼使人誘而奪之反以為之網罪竄諸嶺南朝士畏之側目黼遷居賜第凡供張什器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坊樂又宴其家屬以落之遂以少保為太宰稍襲京故迹專以燕享為事御史中丞陳過庭初拜職事上言乞盡罷冗官以御前使喚為名者京西轉運使張汝霖乞罷進西京華果黼上章劾之兩人皆以散官徙遠郡睦州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苑言於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不以實告上而責苑張皇生事賊遂

不可制至陷破六州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又拜少師遼人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真與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徽宗以問大臣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為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釁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如此置弗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事之中原地恐非復我有也黼銳於成於三省置

經撫房專治邊事不復以關密院括天下丁夫計口出
算謂之免夫錢凡得錢六百二十萬億已而童貫伐燕
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并所得支郡即率百寮詣文
德殿稱賀徽宗解玉帶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黼以為
帝王盛德大業宜表出以示萬世固乞上尊號徽宗曰
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也却不許初黼既得國秉念無
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
成副焉近則外臺耳目之司遠則郡縣牧宰之屬皆責

以供辦於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鉛松怪石珍禽奇獸美鏐和寶明珠大貝通犀琴瑟絕域之異充於內囿異國之珍布於外宮凡入目之色適口之味難致之瑰違時之物畢萃於燕私極天下之費率歸於應奉奪漕輓之卒以為用而户部不敢詰四方珍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每陪扈曲宴至為俳優鄙賤之伎以獻笑取容時欽宗在東宮鄆王楷有寵遂有奪適之意欽宗長子諶先已封崇國公黼言於欽宗以為皇

孫不可以同皇子召宮臣耿南仲至第令代東宮奏辭諶宮蓋黼欲以是撼東宮也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於他相名其居閤為得賢治定為書載賡堂寵光亭以下凡七牓有玉芝産堂柱徽宗幸其第置宴觀之梁師成與黼連牆穿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簡必稱為恩府先生徽宗過之始悟其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乃拔白時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以太傅致仕而猶領應奉司欽宗即位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籍其家開封尹聶山與黼有宿怨黼至雍丘之輔固村為盜所殺山取其首以獻黼美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本以何執中汲引及居言責即疏執中罪以白徽宗請罷之欲使蔡京專當國政徽宗不可而止遭時得君承京之後其為姦惡又甚於京內連梁師成外徇童貫覆滅遼國招挑金人皆黼之罪也子閎孚雋孚職至待制脩撰後亦削籍家徙于吳云

朱勔平江人也父冲本閭閻賤微家貧落魄傭於人梗悍不馴氐罪至徒因亡之旁縣乞貸以求活遇異人以黑鐵數條方書一編授之曰毋久客此將歸大而家冲還里中視故鐵有光鬻之乃金也以其貲按所授方設肆市藥未幾遠近翕然稱之買者輻輳家遂為富脩蒔園圃結游客譽者亦廣始蔡京居錢塘過吳欲建經藏於梵室聞冲有幹決呼諉之才兩月而成京隂器其能及召還冲謁道左丐以勔從行是時徽宗頗垂意華石

於是薦之命以官令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其初才致黃楊三四本徽宗已嘉之後歲歲稍增加然不過二三貢貢不過五七品童貫握兵京以動託使階邊功以升貫見之喜始廣供備以媚上舟艫相繼號曰華石綱凡延福宫艮嶽諸山皆仰之一時應奉天下皆不及也累遷合州防禦使提舉惠民河公事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指内帑為囊中物每一發取輒數十百萬外計所蓄雖封樁禁錢無問名色悉取之監司徐鑄王安道王

仲閎等濟其惡空竭縣官經常以為應奉類以億巨萬計而所貢之物豪奪漁取毛髮不償諸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華一木曾經黃封護視不謹則加大不恭罪人有嘉木奇卉者指為不祥惟恐芟去之不速民一與此役中人之家悉破產至賣鬻妻子以供其須斸山輦石程督慘峭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至名曰神運遏截諸道運綱旁羅賈舟舟揭所貢暴其上連檣接艣日夜不絕篙工柂師陵轢郡縣人以目相

謂不敢誰何廣濟卒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蔡京始患苦之言於徽宗願抑其太甚徽宗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冡藏毀室廬毋得加黄封帕蒙人園囿凡十餘事獨留勔與蔡攸聽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勔小戢不兩歲愈甚於初吳民不聊生矣方臘起以誅勔為名諸郡響應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華石進奉綱徽宗亦黜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民大悅寇平勔仍得志怙權恃勢父子各立門户聲焰熏灼賄賂紛紜成市

袞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躐進至侍從者袂相屬也有不附巳即旋踵罷去時謂東南為小朝廷徽宗末年陰約閹寺之姦稍誅數人以殺其勢勔因得入其瞽力排梁師成寖為徽宗所親倚出入禁闥進見不避嬪御伐燕之役謂勔有功自慶遠軍承宣使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前後槃結固寵二十年鬻恩毀法昔所未有即私室建神霄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又託輓舟募兵數千擁以

自衛第舍擬宫省名園別墅甲呉郡服膳器用逼玉食而華緻過之輿臺賤隷腰金累使者充牣其門子汝賢汝功姪汝楫汝舟擢皆承宣觀察使汝翼直龍圖閣天下為之扼腕欽宗即位削其官放歸田里既而羈管循州籍其家尋賜死子孫徙湖南與勔同時有李彦者亦以恩倖積官至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宣和間嘗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所至州郡倨坐黄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凶焰如此奪民常產重歛租課官吏無敢

違忤當時謂勔結怨於東南彦結怨於西北云欽宗即位暴其罪賜死仍籍其家

臣稱曰天下之禍未有不由小人而成者也觀王黼以奇技淫巧為身謀朱勔專以華石為享上小人誤國之罪擢其髮不足以數也然亦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於虖華清盛而羯胡起華陽成而狄難興由古迄今致亂召寇若出一軌可不痛哉方京師之失守也蜀僧祖秀嘗親覩所謂華陽宫者記其事云政和初天子命作壽

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黄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斡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巔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絶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地為谿澗壘石

為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䖘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黄楊曰黄楊巘築脩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頳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厓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坡徙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

曰龍柏坡循壽山之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𨫼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幓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温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别治園囿曰藥寮其宫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

津殿絳霄樓萼緑華堂築臺高九仭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榱椽窻楹皆以馬腦石間之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闢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衞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亡隙地又於舊地作埜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

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華閘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宫然華陽大氐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宫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陬其

餘石若羣臣入侍幃幄正容凛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趍又若傴取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娱人者多矣上既恱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棊列星布並與賜名唯神運峰前群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峰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靈門月窟蹲螭坐師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

秀棲煙彈雲風門靁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津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峰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褰春堂者曰玉

京獨秀太平岩寘于蕚緑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善致萬鈞之石徙百年之木者朱勔父子也善理百工之盌藝辨九州之珍産者閹人梁師成也奉人君之嗜好忽天下之安危者宰執王黼輩也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虜于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歎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

游華陽宮而民廢之矣元老大臣所為圖書詩頌名記人厭之悉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木竹箭宮室臺榭尋為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艮嶽以耳目之眩蔽堯舜之明為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嬖色取禍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為先誡也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昶閱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鋹廢媚川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孽創業之君所諱也於虖富有天下

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尺茅茨不翦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時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崇大苑囿結怨敵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醜裔安得而內侮之邪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艮嶽者舊矣孰親覩其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記以攷之與因括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東都事略卷一百六

東都事略卷一百七

宋　王稱　撰

列傳九十

种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也年二十以伯父諤蔭為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為鎮洮軍推官諤死故吏徐勲盜印而補人官事覺詔御史問狀勲引諤子朴為證師道馳至京師上書曰朴斬然哀疢豈復有此儻不獲免似為夏人報仇神宗即日赦朴陝西轉運使王欽臣聞而

義之辟以為屬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有滑吏訟田弥二年不決師道閲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邪吏遂服罪累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坐嘗議役法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懷德軍師道初名建中避年號改為師極詔賜今名夏國議畫界以故地為請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之疆土益蹙矣徽

宗召問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
非計也童貫議欲徙内郡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為西邊
所招之數徽宗以問師道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
追擾先及矣徽宗然之以請得提舉崇福宫久之復以
涇原鈐轄知西安州夏人侵近邊軍築佛口谷為城率
衆往平之師初臨城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
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為神遷左武大夫康州
防禦使拜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

節制諸道兵往城席葦平方庀工而賊坌至據瓠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方疑顧而楊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槖駞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率陝西河東七路之師征臧底城期以一旬必克既薄城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當視此衆股栗既而登城即潰去以功進侍

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俄以都統制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沓兩城而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拜保靜軍節度使童貫謀伐燕命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乗之而分其室焉師出無名何以成事不聽既過白溝遼人軍容甚整詬而前王師多傷貫亟召軍還遼人遂至城下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畏也捨

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使不獲已而罷歲幣固所願也或使歸其故疆亦云從矣救災恤鄰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貫不能對麾使去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竄劾其助賊沮軍宰相王黼怒責授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果敗績徽宗思其言起為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拜師道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兵食

師道聞命即東遇姚平仲以步騎三千戍燕遂與之俱
北至洛陽而斡里雅布已屯于京城之北矣或止師道勿
行曰賊勢方鋭盍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
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秪取辱焉今鼓行而前敵安能
知虚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矣欽宗聞其至
喜甚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欽宗曰今日之事卿之
意如何師道曰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女
真可謂不知兵矣欽宗曰吾業已講好矣奈何對曰臣

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敵使王汭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跪稍加禮欽宗顧師道笑曰彼為卿故也自敵渡河京城諸門晝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敵有過統制馬忠軍前者忠斬其人敵訴于朝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佚者會平仲之父古以昭慶軍節度使帥熙河領兵入援欽

宗方倚師道以謀國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
朝廷姑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自遣
使人往諭敵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賦
入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逗留半
月重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
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
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而姚平仲恐功名之會歸於
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欽宗李綱主

其議令城外兵馬緩急聽平仲節制師道言不見用平仲常從童貫平方臘有功為貫所抑欽宗以其驍勇許以成功授節度使平仲議欲夜叩敵營生擒斡里雅布奉康王以歸欽宗一日遣使五輩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乃可擊矣是時相距纔八日蓋師道遲其弟師中之至也欽宗以其緩乃從平仲率步騎萬人入劫敵砦平仲之未發也敵人已知之先事設備故反為所敗詔罷綱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再擊可也議者難之會

太學生譟于闕下請復綱師道位欽宗黽勉從之綱復執政而師道實未嘗去位也敵退師道始罷為中太一宮使於是御史中丞許翰上疏以為不當解師道兵柄欽宗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難詔許咨訪所疑願公毋以書生不知兵諭以至計因言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砦控守要地使之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

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爪牙虎臣頓之散地非計也未幾拜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復為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實無兵從行師道請合關中兩河卒屯於滄衛孟滑豫為防秋計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民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弟師中戰死於榆次姚古敗于盤陀朝廷震悚召師道還不復有委用意太原失守又遣李綱巡邊次河陽王汭來自燕師道揣敵必大舉入冦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卒于

第年七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閲月敵再犯京師北城
陷欽宗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始師道勸
欽宗乘其渡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故欽宗
思其言嗟痛之後贈少保謚曰中憲弟師中
師中字端孺以功累擢至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房州觀
察使知邠州徙知慶陽府燕山之役為副都總管初斡
里雍布之犯京師也朝廷議割三鎮與和質肅王樞及宰
相張邦昌以行斡里雍布師還抵中山河閒兩鎮兵民固

守不肯下肅王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詭諭即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州亦然而尼堪南陷隆德詔師道及姚古師中往援三鎮以師道為河北宣撫使古為河東制置使師中副之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出境尼堪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人之兵圍之悉破諸縣城欲困之使內外不相通雖古進師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

諸縣時尼堪以暑度陘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兵敗將歸告于朝廷大臣信之從中督戰無虛日詔書以逗留切責師中師中曰逗留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兵間豈不知之而思以此為罪乎慨然赴敵與金人戰于榆次死之贈少師謚曰莊愍

臣稱曰靖康之難可不哀哉方是時金人之兵強於天下所至州縣悉望風奔潰莫有鬬者獨師道謂敵可與戰而勝非若鬼神之不可測熊虎之不可禦也故請俟

其渡河扼而殲之師道老將其所以應機料敵者審矣忽其言而不用何哉用之則國耻可雪而人主亦無後時之悔矣悲夫

劉延慶保大軍人也家世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屢立戰功為鄜延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由相州觀察使拜泰寧軍留後徽宗謂兩使留後乃五代藩鎮官以親信留主後務之親不可循用易為承宣使仍冠以軍名延慶遂拜泰寧軍承宣使承宣使自延慶始

延慶破夏人成德軍生擒賞屈并熙河招到偽王子益麻党征加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功拜保信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從童貫討平方臘徙鎮三城又從童貫蔡攸北伐延慶為都統制統兵十萬偕郭藥師過白溝延慶師行無紀律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衮隊而行若敵人設伏邀擊首尾不相救應則望塵潰散矣延慶不聽行至良鄉四軍蕭幹率精銳迎擊延慶與戰敗績延慶閉門不出藥師曰四軍精兵不過萬人今

悉衆拒我燕山必虛藥師請以奇兵五千倍道兼進入燕山請令公之子三太尉以精兵五千人策應延慶許之乃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偕行三太尉者謂光世也藥師引兵入燕山蕭幹以精兵三千人與藥師巷戰而延慶渝約不遣光世藥師無援遂敗走世宣死之藥師走至涿州延慶下砦於盧溝河南敵分輕兵斷絶糧運延慶亦遣其將王淵以兵數千人護餉道敵縱兵南行殺運糧人夫多棄糧而遁淵為敵所擒延慶遂棄大將

旗鼓而走蕭幹以兵追襲橫尸百餘里貫攸退保雄州奏貶延慶為率府率致仕筠州安置其後光世討通河北賊有功延慶復拜鎮海軍節度使金人犯京師何㮚孫傅曹黼在城上募人為兵以丘濬感事詩有郭京劉無忌名姓於市人中得無忌於卒伍中得京用為統制謂京能用六丁六甲法可以生擒二人掃蕩餘衆京才出為金人所敗引兵南遁延慶引西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其子光國携王黼愛妾以

逃行十餘里亦追及之自縊死後光世最顯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也由武舉為府州黄河東岸巡檢賈胡疃有水泉子敵常越境南汲灌慮異日為邊患盡折絶之敵忿聚兵于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没鏃後三十年敵官蕭太師者㑹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歎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累功遷内殿崇班知寧化軍徙豐州又知滄州以治城壁功遷引進使知湟州姚雄為經略使剏墾田法三百頃

城砦五十頃募民開耕出粟灌曰墾田固良法然民與牛皆取足其地官田多墾則私田必荒是設法奪民也時城東決達原有閑田近千頃灌命架邀川水漑之悉為沃壤号廣利渠徙河岷二州提舉熙河蘭湟路弓箭手召對奏曰趙充國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蓋其地也臣前待罪湟州引水漑城東荒田且千頃不一月悉為膏腴而人之占耕者溢於地數況漢唐故渠閒亦可攷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民樂就募

而弓箭手之額乃易足矣還至部遂以其言行之才半年得善田二萬六千餘頃應募者七千四百餘人馬九百餘匹為他路最從童貫取震武軍以功遷吉州防禦使知蘭州又以功拜鄜州防禦使童貫自涇原謀西入賊兵大集統安城灌率諸將擣虛直取之會劉法敗統安陷于敵賊圍震武灌解圍猶坐逗留罷州事起知青州從破方臘以功轉同州觀察使還知易州轉寧武軍承宣使為燕山府路副都總管四軍取景圍薊灌解薊

圍復景州斬首二千餘級俘六百人召還管幹侍衛步軍司公事敵使來賜射玉津園瓘以選伴射一發破的再發則不敵曰太尉殆不能邪瓘曰非不能也以禮遜客也整弓復發則又中徽宗親酌寵勞之除侍御親軍都虞候金人南下朝廷出禁卒付内侍梁方平守濬州瓘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來其鋒不可當今方平領精鋭以往京師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乎曷留之以壯根本詔瓘迎敵瓘曰軍不堪戰也

儻可守禦而已時中不可曰已召种師道領西兵三萬來會矣遂除漼武泰軍節度使副師道爲都統制未行徽宗內禪師道未至命漼領兵二萬往河北次滑州會方平棄州南走漼亦望風奔潰金人遂度河直犯京師漼坐削官職令前軍自效已而復之金人攻城漼與之戰軍輒敗走漼沒于陳年六十二言者論其守河誤國盡褫故官而方平坐誅

東都事畧卷一百七

東都事略卷一百八　　宋　王　稱　撰

列傳九十一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也四歲而孤舉進士調郴縣尉移零陵令知榆次縣有愛在民召對為提舉河東常平徙江東轉運判官會牂牁獻地命以屯田員外郎往撫諭夷人始自疑衷甲以迎之恪盡撤兵衛獨將騶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歡呼投兵聽命恪示以大義咸感泣拜

舞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以奉使稱職入為右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恪言國家與契丹講好百有餘年邊備益弛宜及今無事時以漸為之不然且有後悔徽宗曰卿勉為朕行即以為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會中貴人銜命稱詔有所示恪噤不荅中貴人怒歸而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移陜西轉運使未至以右文殿脩撰知滄州滄當河下流一日河決水至城下不没者三板恪率官吏乘城救護都水使者孟昌齡以河事

至檄郡索舩與兵恪曰滄極邊也兵非有旨不可得昌
齡怒劾恪不能備水城且壞恪一不問治水事愈力城
漏募善没者窒之戲下卒善没而不時赴募戮以徇有
鹽場正當下流使決之或曰鹽法重水決而壞且得罪
恪曰殺吾身而全一城吾之願也命趣決之踰宿而水
去城以得全又上䟽請止教保甲免呈保馬除常平逋
負復諸縣租賦等第賑貸以寛被水之民報未下悉以
便宜行之民大悦進龍圖閣待制徙揚州召拜户部侍

郎京師大水汴且溢或請決汴水南岸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恪泛小舟歷覽水之源委而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導而注之河踰旬而水平恪上疏曰水隂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隂盛之漸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於馭臣鄰遠女寵去小人備邊防以益謹天戒徽宗嘉納之遷戸部尚書宰相王黼領應奉司上供綱卒盡為所奪漕運不至者殆數月恪見徽宗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

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耳而宰相領應奉勢動天下奪漕輓之卒以為用戶部綱運自去秋絶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以天下之力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牣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什一是傾天下之財為國斂怨臣不知所以為國矣因極言黼惡且自請罷遂出知滁州盜起京東以恪知青州未行除吏部尚書又徙戶部復請外除延康殿學士知潭州時方崇尚道家言恪入辭從容言曰孔子

之所以為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為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今方士之言汗漫亡稽宜無聽用且皆市井之庸流耳豈足與語聖人之至道哉將退而留者再大氏以節者欲定心志收人材化風俗惜財賦愛民力去諛佞奬鯁直數事反覆言之徙杭州靖康初復以吏部尚書召道拜同知樞密院事既至為中書侍郎言事者爭論宣政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須以漸今京城始開四方聳聞新政宜擇今日之急者先行

之而言者不惜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道君皇帝之心乎蔡京父子王黼童貫之徒已從廢逐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皇帝請下一詔書與天下共棄之孰曰不可欽宗是之拜光禄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恪為相無經濟大略于時敵騎復南下必欲邀我割三鎮乃罷兵恪集羣臣議以為當與者什九乃從與者之議使既行而悔之密啓欽宗請以親征為名西幸洛京還據秦雍以圖興復而留太子居守

欽宗將從其議會何㮚入見力詆其不然且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欽宗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拜㮚門下侍郎而格計不用言者謂格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内侍而已今國勢日急如格者誠不可以備位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而㮚代為相京師失守欽宗幸敵營格曰失計矣既而還宫及欽宗復幸敵營格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慟哭不食者累日敵議立異姓令吴幵莫儔自軍前入城取推戴張邦昌

狀唯孫傳張叔夜不肯僉書㤿既書名已而呼其諸子謂曰吾為大臣而國家至此何以生為乃仰藥而死

何㮚字文縝仙井監人也舉進士第一除校書郎尋提舉京畿學事召為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言事者論㮚宗蘇氏謂軾為鄉黨曲學出之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遂寧府留為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及其黨胡松年盧益六人皆罷之黼既解政㮚亦罷為提舉崇福宮起知泰州欽宗即位復為御史中丞閱

日入翰林為學士擢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議割三鎮未決會王雲自真定表言敵以不即割地卻禮物曰若二十日使不至再犯闕矣於是集文武百寮議於延和殿梅執禮孫傅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與之者曰朝廷當與三鎮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外國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國家更二聖始得河東河北陵寢在焉且河北天

下之四支四支茍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況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豈可效石晉所為乎㮚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況敵情變詐百出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子可乎欽宗然其言猶豫不決時敵勢張甚㮚請置四道都總管以大名河南應天襄陽為治所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便宜為禦戎計緩

急欲以羽檄召兵入衛京師欽宗從其言及种師道死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言曰今朝廷既已繼好息民而復調發不已使敵人知之大事去矣乃檄止陜西南道兵金人既薄城下獨張叔夜一軍至京師餘無至者方敵之再入境也㮚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陛辭留提舉醴泉觀未幾遂領開封尹㮚建請以康王為兵馬大元帥統諸路兵安集河北除門下侍郎翌日唐恪罷相攺太宰少宰復為左右僕射拜㮚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

師失守朝廷徇敵意遣曹輔往河北召康王㫮請欽宗於輔衣襟層礬書詔以傳密旨未幾金人遣使致書欲欽宗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敵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尚書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欽宗亦不欲出郊而㫮獨以謂必須出欽宗信之㫮白欽宗請以孫傅為太子少傅謝克家為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㫮自以折衝有術對敵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敵使皆失笑明日欽宗幸敵營㫮

從以出遂留不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㮚李若水不得與議㮚在敵中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後有自敵營還者言㮚死狀始贈觀文殿大學士

臣稱曰君子所貴乎死者以其知死必勇也方敵之謀廢立也為恪者當以大義責敵使知中國之有人就使不幸與禍會亦為得其死矣不務出此乃拱手聽命非能勇也而卒不免於死蓋其死不足責也㮚才疎而術浮無圖回天下之志使之遭時承平從容廟堂商古今

談治亂可也而況艱難之際倚之而謀國豈不殆哉於虖陽九之厄固天數矣而人謀之不臧亦有以致然言之可為痛哭而流涕也

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為館陶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材薦之擢祠部吏部員外郎遷右司使遼國還徽宗問敵主若風痺手足不舉及箭損二目是否過庭對敵主無恙目不損恐傳之者妄也今日急務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雖盟好是恃亦宜以邊備為念徽宗然之為右司凡四年是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為向背唯過庭無所附徽宗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擢拜御史中丞方臘反睦州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皋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黄州安置居久之得

自便欽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復拜御史中丞徙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過庭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及城陷始行二駕北狩過庭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過庭本名揚庭徽宗賜以今名云

聶昌撫州臨川人也舊名山字貴遠以太學上舍釋褐教授相州入館爲校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故事五房吏

階官視卿監者遇錫宴坐都司上山極論之謂名分未正非所以禮士大夫也徽宗是之俄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副使蔡京為相召還由太府卿拜戶部侍郎遂為開封尹復為戶部侍郎山本與王黼善京惡黼山為謀所以傷之者反為黼所中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德安府未幾落職提舉太平觀又責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復召還會欽宗即位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未至除戶部尚書兼領開封府事李綱之罷太學生陳

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撾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殺三十餘人擘裂無遺體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山出諭旨相率聽命而退已而時雍乞置東等于獄山力言其不可遂止復尹開封時京師復戒嚴欽宗謂山有周昌抗節之義改賜名昌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入謝力陳防秋守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今犬戎在內狼子野心一朝寒盟何以制敵臣願召天下兵集畿內練禁旅之師以備出戰堅城隍之具以却奔衝拒

黄流之水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四面有勁兵敵或南下墮吾網中矣欽宗命昌領都大提舉守禦司敵議畫河為界須大臣報聘詔以耿南仲及昌為和議使分割兩河昌言兩河之人勇勁忠義如太原城守經年隆德既破復守人人死戰者葢不負祖宗二百年之澤今一旦割以予敵萬一不從則臣必為金人所執死不瞑目矣和議不成臣乞以便宜遣屬官分道提勤王之師入衞欽宗許之昌即日就道行次永安軍與敵兵

遇尼堪盛陳兵衛以見之尼堪隨行置閤門其舍人止昌徹傘用牓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為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也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禮見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樞密寧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尼堪既不能奪乃以客禮見敵既南行命其太師楊天吉以千兵館昌往河東耿南仲往河北昌謂天吉曰國相

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已急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自行西路會於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天吉許之明日昌與其屬劉岑滕牧分道而行凡八日昌至絳州絳人不奉詔遂見殺年四十九昌為人踈儁遇事敢為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以喜怒用刑云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榮敏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也舉進士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從禮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高

麗入貢傳言使人所過郡調夫治舟騷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略與蘇軾同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謂傳論議偶同以職論事而責之深過矣翰亦坐黜靖康元年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部尚書傳甞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謂名言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方敵急攻京城傳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敵營以傳兼

太子少傅行宫留守乘輿久不得歸傳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傳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車駕還闕明日敵大闢南薰門陳兵索道君帝后諸王妃主傅獨留中宫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黄金五千兩匿太子於民間别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敵營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而擊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

定斬其為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撫膺大慟曰吾太子傅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敵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傳曰使若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皇后皇太子留守何出

邪傅曰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敵以尼堪命召之而出不知其所終後賜謚曰忠定

張叔夜字嵇仲耆之曾孫也以䕃調蘭州録事叅軍叔夜喜論兵而蘭州本先零故地最為極寒惟恃河為阻每冰合則嚴飭守備卒介胄累月不得息叔夜曰是當求其要害以守之於是博攷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天都之策以為天都介於五路之間乃西人嘯聚之

區凡欲舉兵以寇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奠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庭行其策果得其地建為西安州用薦者知襄城陳留二縣通判潁州知舒海泰三州召對除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為御史中丞論蔡京罪京銜之至京復相乃捃摭其細故貶監西安州倉草場久之召為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政和之間吏惰弗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豫書銜於後

使先置名而徐填事目以行謂之空黄叔夜極論其弊始立法禁遷禮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出知海州會劇賊宋江剽掠至海趨海岸刼巨艦十數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闘志伏兵乘之江乃降拜徽猷閣直學士知宣州又知濟南府山東羣盜競起叔夜發精卒擊之以功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於是羣盜帖息一方晏然靖康初虜騎過河叔夜以

謂若許講解則胡羯必有邀求縱之使去後必復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豫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不報徙知鄧州四道置帥以叔夜為南道都總管叔夜帥師入援或勸其緩行者叔夜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乎至尉氏遇賊游騎轉鬬而前用十一月晦至京師叔夜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禄山之亂蓋嘗出幸今賊鋒鋭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欽宗然之進延康殿學士又進資政殿學士

令提舉南道兵守禦城上擢拜僉書樞密院事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鬬殺傷相當然諸將無一人至者敵既議和命弾壓京城事欽宗再出郊叔夜於太學前起居叩馬諫止不能回即號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會敵詔立異姓叔夜乞立皇太子為君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又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

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

東都事略卷一百八

東都事略卷一百九

宋　王　稱　撰

列傳九十二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也舉進士嘗使高麗譔雞林志以進擢知淮陽軍後爲校書郎出知簡州爲陜西轉運副使除兵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不閲月遷中書舍人欽宗即位遷給事中斡里雅布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以和敵騎既退遣雲使于軍前雲自燕山還傳道斡里雅布之

意以為尼堪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為不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始召雲再使遷刑部尚書許以三鎮稅賦之數雲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五輅及上尊號又遣從吏李裕回稱敵人索禮物須康王來乃可成欽宗以康王使斡覊雅布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寓辭行欽宗怒貶新州而以知樞密院馮澥代寓已而雲從吏二人馳至言曰中使押車輅至長垣

今已却回前後奉使官皆回矣少頃雲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和議成大王方可行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因奏雲誕妄誤國雲乃言事勢中變敵欲得三鎮而止不然進兵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還澥亦罷政於是詔集百官議三鎮棄守言不可與者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何㮚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内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雲言康王英武舊與斡离

不結歡敵人畏服割地求和宜命將以往事下外廷耿
南仲言河北軍前獨有親王是偏重於斡罷布與尼堪
不相稱可止遣使告和以王雲使斡罷布莫儔使尼堪
欽宗曰卿更與少宰議南仲又言只遣王雲李若水亦
可欽宗令南仲諭雲雲入對欽宗曰肅王巳留今遣康
王萬一又為所留柰何雲曰和議既成必無留之之理
臣請以百口保之欽宗用雲計遂以康王使斡罷布軍
雲以資政殿學士副之耿延禧高世則為參議官康王

自滑州過河至濬州守臣李仲洵者善相人謂延禧世則曰大王天人相也二參議從之皆保無他獨王尚書色殊不佳耳康王次磁州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舍令運粟入城磁人以是怨雲宗澤為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使副提兵不進并劾雲使敵張皇賊勢迫脅人主雲至京師欽宗示以澤章雲憾之及澤守磁康王至澤出迎謁雲因責澤曰公前日見劾何也澤曰如公固不足劾

大抵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哉康王謁嘉應侯廟雲在後百姓遮道諫曰大王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所誤矣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回也康王祠神畢出廟門百姓已蟻聚鼓譟雲最後出馬不及跨遂見殺康王復南還相州未幾金人再犯京師建炎中興贈雲觀文殿學士雲兄霽為講議司編脩嘗言蔡京過失坐黜海島後欽宗以霽從种師中解太原圍王師敗績霽死之弟雱靖康中為職方員外郎

臣稱曰雲之死在雲為不幸而於中興為幸也使雲不死康王必至敵營既入虜營必為其所留矣康王若留則亦必扈從二聖以去也磁人既已殺雲康王乃復南還此非人謀實天意也故曰雲之死在雲為不幸而於中興為幸也

陳遘字亨伯零陵人也名犯太上嫌名止稱字第進士調秦州司法參軍徽宗即位欲用為御史會居父喪服除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當國以開邊自任建平從允

三州亨伯上疏言蠻人幸安靜不可輕擾以兆邊釁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為郎張商英得政遷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命格不下亨伯懼請外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進直龍圖閣移陜西蔡京復相亨伯為淮南轉運使時江淮發運使以不稱職聞執政欲用亨伯京曰職卑不足用顧更選徽宗曰可除集英殿脩撰以往京乃不敢言朱勔載華石塞道邀求無藝官舟不得行亨伯捕繫勔人於獄且自劾

於朝徽宗照其忠擢徽猷閣待制而黜勔人于遠方方臘起睦州二浙用兵以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使方用度百出民無以為命亨伯抝此軌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為經制錢後翁彦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總制錢者至今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自此始也賊平遷龍圖閣學士進延康殿學士為河北都轉運使改知中山府徙真定河間宣和末金人南下盛兵犯河間亨伯悉力城守欽宗即位與敵約和圍得

解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禄大夫靖康元年復為真
定又徙中山時京師再被兵中山當敵衝亨伯冒圍入
城為堅守計欽宗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師擢亨伯
為兵馬元帥欽宗割兩河以賂敵命亨伯弟光禄卿適
諭旨適臨城未言亨伯遥語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
以名節自期寧能賣國家為囚虜乎適感泣對曰兄但
盡力勿以弟為念亨伯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以
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者往振素有勇名

亦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罪潛刃入府殺亨伯于堂中振既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人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敵人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殮而葬之贈特進亨伯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幾三十年每出行部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適字至叔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遷光祿卿是役也敵執之以北後死于雲中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也舉進士調常山尉為詳定九域圖志所删定官遷軍器鴻臚丞比部度支員外郎時梁師成領後苑有使持券來脅部吏支錢三百萬執禮執不與徙吏部遷國子司業為諸王宫翊善進左司員外郎擢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諸郡卒留役京師者幾百人諸局冗占蠹耗大農間以役事出入禁籞横坊市挾惡少為姦詔皆遣歸而後苑獨留不遣前此都城凡有所營繕總領貴人多有所干請俄有違詔干

請至請御筆行下者執禮皆論駁不行執禮與宰相王黼雅相善宴其第以詩規之黼怒執禮力求去會孟享原廟後至罷為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尋落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賢殿脩撰徽猷閣待制欽宗即位移知鎮江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兼侍講未幾改戶部執禮入對乞以御前錢付部應六宮廪給皆由度支內降許執奏一日小黄門持御批至部支錢甚急而御封不用寶已而悟其失復取之執禮不與即具奏明日內夫

人降秩黄門杖配陵下金人犯京師四方兵未集執禮勸欽宗親征時宰相沮其議不果行京師失守敵人刼質天子責金幣無紀極府庫空單猶不厭其欲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敵不

勝其忿於是四人者皆見殺而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
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民王俣各杖之百執禮
死時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也少有俊才未冠游太學張
商英陳瓘張庭堅鄒浩皆器之徽宗幸太學振以諸生
髙第得官除和州教授留為辟雍録遷博士拜太常博
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振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
從祀改京西路常平入為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歴辟

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皆兼太子舍人初見太子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禮經所載元豐彛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者由是驟加奬重方臘亂浙右聲揺京師振謂宰相王黼曰相公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當天意順人心黼不恱曰上且謂黼挾冦柰何振知黼忌其言不荅趨而出然太子薦之拜給事中黼銜前忿乃曰振資淺且雅長詞令但除

中書舍人已而馮熈載與黼不合罷中書侍郎黼因諷言者以振為朋黨責提舉沖佑觀明年復集英殿脩撰欽宗受禪召拜吏部侍郎嘗上言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拏兵且半年而兵不解者以和戰之説未一故也裁抑冒濫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説者蓋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故也今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隃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見而遂形播

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敵冦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掎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欽宗是其言而不能盡用也除開封尹時捕得亡命卒數千人振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振曰方多事時一日而殺數千人可乎力爭之由是得不誅遂為刑部侍郎敵邀天子幸其營求金不已振被命督輸與梅執禮等四人同死之年五

十七初振在西掖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振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至部首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之狀振以告諸朝及左遷童貫蔡攸卒生邊釁振天姿和厚有醞藉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方徽宗崇尚道家之説振至東宮從容及之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户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

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為徽宗道之徽宗以為然頗欲去健羨踈左右近習之人而宦寺楊戩方大興宫室懼不得肆因譏冢令楊馮以為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及靖康中振尹京府言利者頗離間兩宫振善於調護由是無纎介之疑既死人皆出涕後贈端明殿學士同時死者陳知質安扶失其傳

司馬朴字文季丞相光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

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上書論辨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補官宏死朴年十七徒跣護柩還人稱其孝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黨禁解同判西京國子監召為虞部員外郎還右司金人再犯京師以朴使敵

敵人斡里雅布問其家世朴曰大父丞相酋喜曰大賢之後也甚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割地講和以間尼堪朴兩往返以敵情語執政促其議而任事疑不決朴爭甚苦已而城陷欽宗思其言亟召對以為兵部侍郎朴請復使敵帳及兩宮北狩又貽書酋長請立趙氏敵憚之挾以北去其後敵欲用之朴不可竟握節而死朝廷知其忠特贈兵部尚書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人也舉進士調海州司理參軍中

詞學兼茂科爲太學正遷辟雍博士以父老求便親除
提舉淮東學事既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藏祐之
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大臣疑焉吏以誤告客有
得其情者詠㮤靖使言㮤靖曰事君不擇地吾豈敢發
人之私求自便乎宰相聞而賢之白于徽宗留爲兵部
員外郎未幾以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王黼爲相立應
奉司又立經撫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㮤靖數爲
言應奉之職非宰相事也今樞密院及諸省兵房皆足

以治疆事經撫房何為者哉黼怒積四年不還黼罷由太常少卿拜中書舍人以徽猷閣待制知洪州閱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首言燕雲初定宜戒不虞願飭帥臣脩武備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此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陛下勳高往古願為無疆之計徽宗甚嘉之俄兼侍講徽宗既巳內禪行幸江浙欽宗以熙靖主管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宮僚如

故徽宗待之甚厚數召與燕語嘗曰去年内禪之事外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誠不由人言建牧之意可見矣我無此意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傳位與唐睿宗上畏天戒乃為之吾有此意者數年矣熈靖因賀曰陛下不以天下累其心過古帝王遠甚明年兩宫北狩張邦昌攝國熈靖即移病邦昌令權直學士院力拒之至以憂憤廢食疾且篤故人訪之熈靖泣數行則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翌日遂卒後贈端明殿學士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也舉進士教授郴州又中詞學兼茂科為祕書省正字於時蔡京得政以其子攸提舉學館而宦者梁師成貴幸諂事者皆是也獨世勣不附阿諛六年不得遷京罷他宰相有惜之者始遷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員外郎蔡京復相逐不附已者提點上清太平宮復用為郎遷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世勣以重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以獻為當路者所疾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

留徽宗內禪幸江浙欽宗遣執政奉迎以世勣副之還
提舉醴泉觀專掌龍德宮請辨正國史謗宣仁之語追
述欽聖復瑶華之位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
聖不當以王安石從祀是歲彗出東方大臣有謂此乃
外國將衰非中國憂也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脩德應
天不宜惑諛說遷給事中兼侍讀內侍有喧爭殿門者
罪止贖金世勣即疏駮劾以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
微小惡不懲馴致大患疏入近習皆側目何㮚建言分

天下為四道各置都總管世勣曰裂天下付四人而王畿所自治者纔十六縣爾獨無不掉之虞乎大拂其意改禮部侍郎時敵騎駸駸南牧為城守備甚急世勣曰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畿甸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四面扞敵下策也既而河上無守兵敵乘虛得度盡斂士卒入城世勣又言遣京畿大將泰元以所統保甲分四砦直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虜不敢逼遜傳深然之又格於㮤議敵邀車駕世勣

凡再扈從出城遂留敵帳條以十害説用事者大略言南北講解之利詞意忠激虜人聳聽及邦昌僭位令直學士院世勣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已卒年五十四贈端明殿學士方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説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識者韙之

東都事略卷一百九